

教育哲学初稿

黄 济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哲学初稿

黄 济 编著

教育哲学初稿

黄 济 编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80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7243·66 定价：1.00元

前 言

“教育哲学”教材，本来是由教育部委托王焕勋同志和我来共同编写的，正式的教材尚未编出，这份材料是我在一九八〇年开设此课时编写的讲稿，权名为“教育哲学初稿”。

这份初稿，与其叫做“教育哲学”，还不如叫做“教育原理”可能更为贴切一些。因为在这份初稿中，仅就教育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结合中外古今的有关论述，特别是我国全国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教育实际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企图将这些基本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一些分析和说明，从中找出几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教育实践服务。但由于个人的水平所限，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其中片面的甚或错误的地方，恐怕也在所难免。

全书共分八章，在前四章中，除了第一章“绪论”，对于教育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对象和方法作了概述外，第二、三、四这三章，着重对教育的本质、目的等有关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在后四章中，第五、六、七这三章，对知识、道德和美学与教育的关系作了一些论述，初步接触到教育中真、善、美的关系，以及教育的价值问题。最后一章，以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的发展作结。今天看来，这样的结构，并不完整，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今后继续研究，逐步加以充实。

现将这份不成熟的初稿付印，主要是为了适应教学的急需，并希望在“雪泥”上留下一点“鸿爪”，作为今后继续前进的一个标志。

郭晋华同志从乔治·奈勒的《教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一书中，编译了七个西方现代教育哲学流派的资料，作为附录，可供学习教育哲学的参考，并补本书的不足。

在编写这份初稿的过程中，得到王焕勋同志的具体指导，尹德新、郭晋华、郭嘉梅等同志的多方襄助，在此一并致谢！书中有的地方还借用了过去的教育哲学论著和当前的教育哲学论文的有关材料，特作说明，并致谢意！

作 者

1981年冬日于北京师大教育系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教育哲学的由来.....	(1)
第二节	教育哲学的对象和范围.....	(10)
第三节	教育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18)
第二章	教育的社会职能	(29)
第一节	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争论.....	(30)
第二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教育中的反映.....	(36)
第三节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对教育的作用.....	(44)
第三章	人的发展与教育	(52)
第一节	人性论与教育.....	(52)
第二节	人的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68)
第四章	教育目的论	(79)
第一节	对教育目的的不同主张.....	(79)
第二节	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	(83)
第三节	我国教育方针贯彻中的经验教训.....	(91)
第五章	知识论和教学	(105)
第一节	不同的知识观及其对教育观的影响.....	(107)
第二节	教学论的一些基本问题.....	(120)
第六章	道德论和道德教育	(130)
第一节	不同的道德观及其对教育观的影响.....	(130)
第二节	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	(145)
第七章	美和美育	(156)
第一节	关于美的本质的争论.....	(156)

第二节	美育的意义和任务·····	(166)
第三节	真、善、美三者的关系·····	(171)
第八章	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的发展·····	(174)
第一节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概况·····	(174)
第二节	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79)
第三节	未来教育和教育科学研究的展望·····	(183)
附录:	西方现代教育哲学流派简介(郭晋华编译)·····	(189)
参考书目	·····	(227)

第一章 绪 论

教育哲学是整个教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是教育科学中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它既是一门边缘学科，又是一门基础学科。教育与哲学的关系，是由来已久；但是，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还是近百年的事。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由于各个教育家有着一不同的哲学观和教育观，便有着各种不同的主张，从体系到内容也各不相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教育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先作一些简要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教育哲学的由来

一、教育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教育与哲学的关系，从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些思想家或哲学家的著作中，常常包含着教育思想或教育学说在内；反过来，在一些教育家的教育著作中，也离不开一定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因而在哲学中有教育学，在教育学中也有哲学，这在中外哲学史和教育史中都不例外。特别是在教育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教育思想和理论是同哲学、政治、伦理乃至宗教等思想和理论混杂在一起的，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往往也同时是教育家，他们的教育理论也就包括在他们的哲学、政治等著作之中，如孔子的《论语》，柏拉图的《理想国》，都是包括了哲学、政治、伦理和教育等思想在内的综合性的著作。在近现代的教育史中，也有不少的哲学家和教育

家，他们的教育学讲座，常常是作为哲学的讲座来进行讲授的，如康德和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讲座就是这样。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比教育学要晚得多。在欧洲，如果把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1632年）、或者把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1806年）作为第一本教育学的话，比教育哲学的出现，前者早了两个多世纪，后者早了半个世纪。教育哲学是在科学不断发展、教育科学继续分化之后才出现的。大家一般认为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的出现，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洛孙克兰兹（Rosenkranz）写了一本名叫《教育学的体系》（1848年）的书，后来这本书由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Brackett）译成英文本，改名为《教育哲学》，这就是教育哲学的开始。

在此以后，教育哲学的著作就越来越多起来了，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德国那笃普（P·Natorp 1854—1924）的《哲学与教育学》，这本书在哲学方面，主要是继承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从论理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教育的问题，体系比较完整，对日后教育哲学体系的建立影响较大。在旧中国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的体系，主要是来自这本书；甚至连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这是在旧中国教育哲学著作中，比较受人重视的一本书），在体系上也不能说不受它的影响。另外一本就是美国杜威（J·Dewey）的《民本主义与教育》（1916年），这本书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教育哲学这门课程的教科书，以“教育哲学导论”作为本书副标题。这本书在国际上的影响较大，在旧中国搞教育哲学的人，很少不受它的影响。

在旧中国，对那笃普和杜威的这两本教育哲学的评价，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的人认为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是一本范围较广的教育哲学，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在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一书的“自序”中，就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当世言

教育哲学者，在德推那笃普，在美推杜威。杜威美人，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于肤浅驳杂，虽以杜威之贤，不能免是。那笃普则不然，继康德之余绪，为马堡之巨擘，其学深邃玄奥，以认识论为根据，以演绎社会、心理、教育诸论，所述教育哲学之分科尤为氏一人之创见；然语焉不详，择焉不精，亦未足以言完善也。”这个评论，虽然还没有指出这两本书所赖以建立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一个是建立在德国古典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一个是建立在现代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因而也就不可能把握住它们的实质；但是，他对这两本书在内容上和写法上的一些优缺点的评价，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抓住了大陆派和英美派的一些不同的主要特点。

在旧中国的教育界，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一科，是最近几十年的事。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杜威来中国讲学，对中国的教育界和教育科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有的人也就从此开始研究教育哲学。

在这以前，当时国内的师范院校，开设教育学科，主要是仿效日本。那时开设的教育学、教授法、教育史和学校管理法等科，大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就其内容来看，也主要是赫尔巴特一派的教育学说。杜威来华以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渐次取代赫尔巴特一派而占了上风，这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是一致的。当时，在高等学校中首先开设教育哲学一科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嗣后逐渐推及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和一般大学的教育系科，甚至有的中师也开设教育哲学选修课。

当时国内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最初从事教育哲学研究的，无论是译述、还是论著，如常道直、邹恩润、孟宪承等的编译和著述，大抵不出杜威教育哲学的范围。1922年范寿康著《教育哲学大纲》一文，在《学艺》杂志的第四卷第1—7号陆续发表，后来汇集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这本书是采用那笃普

的体系，把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教育伦理学作为教育哲学的三大部类，这又是一派。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也可以算作另一体系，除了“绪论”外，在“教育哲学的根本问题”中，对心灵论与教育，知识论与教育，道德哲学与教育，社会哲学与教育，分别作了专章论述。此外，还有一些人另树一帜的，如邱椿的新唯物史观的教育哲学，姜琦的以三民主义为根据的教育哲学和张怀的以宗教为内容的教育哲学等都是。总之，旧中国研究教育哲学的人虽然不少，并各树一帜，出版的书和发表的论文也各有自己的体系和见解，但从其哲学体系来看，或者是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或者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也有的属于三民主义和宗教哲学的。除此之外，稍后一点，也有一些初具马列主义观点，企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教育哲学的，如张栗原的《教育哲学》、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林砺儒的《教育哲学》等。虽然这些论著还不能说已臻完善，而且有些问题还脱不出实用主义教育的窠臼；但他们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上，已较过去大为不同，提出的问题，有的至今尚有研究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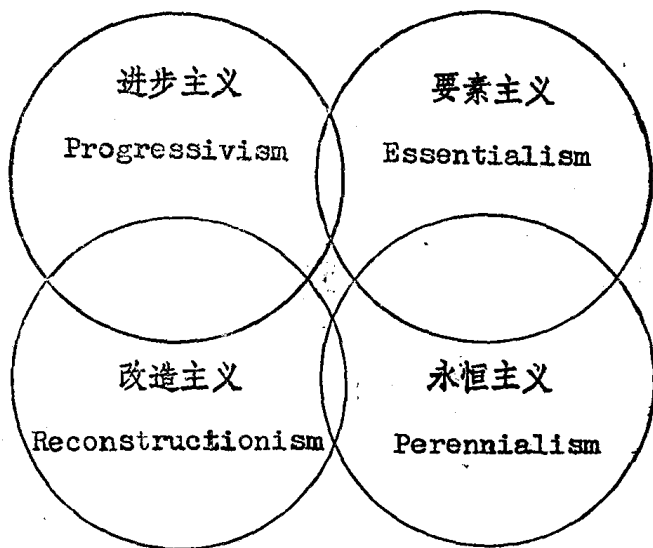
二、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

对这个问题，后面附有“附录”编译资料，可供参考。这里只是略述其梗概，并作初步分析。

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起，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打出“新教育”、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教育的旗帜，以反对传统教育，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实用主义（Pragmatism）教育对于解决劳动者就业问题，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当时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因而实用主义教育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曾经得到广泛的传播。但是，实用主义教育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而且由于它忽视系统知识的学习，带来的后果是知识水平的严重下降。于是到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所谓新的教育流派，如要素主义（Essentialism）、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等，他们打着强调学习系统知识、重视文化要素的旗号，竭力反对实用主义教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要素主义教育在美国一度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要素主义教育的主张，也不能解决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而且由于过分地强调了知识的系统性，脱离学生实际地强调提高文化水平，又为教育工作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主义又有些失势，实用主义又有些抬头，作为实用主义教育的一个分支改造主义（Reconstructionism）教育又发展了起来。改造主义高唱“社会改造”的论调，实际上是宣扬“阶级合作”，在教学组织和方法上，基本上还是实用主义的一套。与此同时，在教育上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也兴盛起来，成为目前教育哲学流派中最时髦的东西。存在主义否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传统的哲学流派，以研究“人的哲学”为标榜，强调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存在，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发现自我的存在是最重要的课题，教育的作用就是要帮助人去做“自我发现”，发展人的个性和自由，把教育计划、组织等都看成是人为的限制，是要不得的。分析哲学又打出科学的哲学的旗帜，否认哲学的思想体系，强调对概念和语言作科学的、逻辑的分析。在他们看来，现实中的矛盾，是来自概念的混乱和模糊不清，因此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清思”。表现在教育上，就是要对教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作出所谓的科学分析。以上就是当代英、美特别是美国教育哲学流派的简略的发展过程。此外，也有人把理性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也列入现代教育哲学流派之中，对这些就不再作一一的介绍了。最近看到布拉梅尔德（Theodore Brameld 1904—）在《教育哲学的模式》

(Patterns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一书中, 对进步主义、改造主义、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四个教育流派, 作了如下的图示, 也可以作为了解这四个派别的关系的参考:



从以上所作的简单的介绍中, 可以看到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是如此之多, 各个流派的关系和分类又是这样的复杂: 其中有的既属于哲学流派, 又属于教育流派, 如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就是这样。有的只是教育流派, 在哲学上并不占有什么地位, 如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进步主义和改造主义等, 因而在讲述这些教育流派时, 还须进一步来分析它的哲学观点属于那个流派。也有的是一个哲学流派中包括有不同的教育流派, 如在实用主义哲学中, 就有进步主义教育和改造主义教育的不同

教育流派。相反的，有的是一个教育流派中，又包括了不同的哲学流派，如在要素主义教育流派中，就有新实在论和理性主义等不同的哲学流派在内，有的教育流派，如进步主义和改造主义虽同属于一个教育体系之内，但两者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比较重视儿童活动的话，那么后者就比较重视社会“改造”；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也同属于一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两者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偏重于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的话，那么后者就偏重于古典的、人文科学的知识。对于上述的复杂情况，都需要我们在研究教育哲学流派时，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说明。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虽然众说纷纭，见解各异，但从其哲学体系上来说，大致不出唯心主义的范畴；就其教育思想来说，概括起来，也不外是现代教育派和传统教育派两大类：如进步主义、实用主义、改造主义等，可算是第一类；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可算是第二类。至于存在主义，从其教育的理论基础来看，也可以划归传统教育派之中。而分析哲学，则打出“科学的哲学”的旗号，企图超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体系之外，但实际上也逃不出唯心主义的范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现代教育派和传统教育派，经常是互相攻击，并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互为消长。但是，他们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存在的矛盾。

综合以上所述，对于教育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外国的和旧中国的），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 1、现代资产阶级对教育哲学的主张，从体系到内容，从观点到方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从其哲学的基础来看，大致都不出唯心主义的范畴，或者是主观唯心主义，或者是客观唯心主义，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体。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反映这个时代特点的资产阶级哲学，已经消失了他们的先哲们在反封建时代的革命精

神，而成为维护没落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所以当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同资本主义一样，已经不可能提出一个崭新的哲学体系来了。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虽然加上了一些“新”的字词，如新实在论、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等，但实际上还是新瓶装旧酒，只不过是旧的花色的翻新而已。

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在哲学的阵营里树起了一面崭新的旗帜，把哲学阵营划分为两个对峙的方面，或者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尽管在唯心主义这个营垒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变种，只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还是可以从华美的词句中看出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本质。我们在研究各教育哲学流派时，不能不首先把握住这一点。

2、在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中，其哲学思想体系和某些科学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常常会表现出不相一致的地方。我们说资产阶级哲学，从其体系上来说已面临绝境，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在教育科学上一无是处，或者说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成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实验的广泛开展，资产阶级在教育上，特别是在教学上，尤其是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还是会提出一些合乎科学的、反映现代科学水平的、反映生产发展要求的新东西。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不仅如行为主义的程序教学和结构主义的教学理论，有许多可取之处，就是实用主义、要素主义、分析哲学等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也有不少有益的东西，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分析，以达到去粗取精的目的。

列宁曾经批判赫尔姆霍茨“在哲学上是不彻底的”，但在自然科学上却是“极伟大的人物”，就具体说明了在科学上的成就和哲学的基础，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如此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也不例外，虽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不尽相同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教育哲学遗产，既

要从它的哲学基础出发，以把握其实质；又要从它的科学实验出发，批判地吸收其有用的东西。对待资产阶级的教育哲学遗产，应当同对待其它历史遗产一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正确的。

3、我国近代的教育哲学著作，也是各行其是，但追其究竟，不少是学习外国的、西方的哲学思想，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或者是几种不同哲学思想的混合体，但其中主要的还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当然，这些东西运用在不同人的手里，在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也有一定的革新和创造，有的还自成体系，这是我们应当批判吸取的一部分文化遗产。

“五四”前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一部分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教育哲学，如上面所提到的张栗原、钱亦石、林砺儒等人的教育哲学著作和论文，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益的材料，是我们今天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工作的重要财富。

4、今天我们研究教育哲学这门课，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作指导，对历史上和当代的教育哲学著作、教育流派思想和设施，进行科学的剖析，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去粗取精，抛弃它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吸取它合乎科学的有用的东西，为建立和发展马列主义的教育哲学服务。同时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建国三十多年来教育实际中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深入地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清除林彪、“四人帮”的余毒，找出教育工作中的规律，为教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理论的根据，这是我们教育哲学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节 教育哲学的对象和范围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研究任何一门科学，必须首先申明这门科学的对象，它特定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否则，这门科学便不能成立。

在教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对教育哲学应否存在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们来谈谈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之争。

一、关于教育哲学应否存在的争论

上面已经谈到，教育与哲学最初是混合在一起的，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门类的分化越来越细，教育学和哲学都各自成为独立的学科，嗣后，又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教育哲学。有了教育科学，是否还需要有一门教育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类是主张教育哲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他们认为教育科学不能代替教育哲学，犹如自然科学不能代替自然哲学、历史科学不能代替历史哲学一样，教育哲学如同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一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如对声、光、化、电、无机界、有机界、动物、植物等不同自然现象的特殊的运动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围，但它们不能代替自然哲学对于自然界物质运动一般规律的研究。同样，历史科学尽管可以分为各个门类，如通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历史的写法也有通史、断代史，或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但它们不能代替历史哲学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